

又到四月 思绪如柳

——写在母亲曾志百年诞辰日

文 陶斯亮

每年四月四日，是我的母亲曾志的诞辰日，由于往往与清明节重叠，所以每年这一天我们都是先到八宝山给父亲扫墓，就又相聚为母亲庆生。年年如此，13年来从未间断。

但今年的四月四日，有格外的意义，因为是母亲的百年诞辰。回忆母亲的一生，不由得浮想联翩。作为从少女时代就无怨无悔地跟着党走过腥风血雨，历经无数艰难坎坷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她87岁的阳寿中，有72年是无私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

记得母亲火化那天，由于她有严格的遗嘱，我们不能给她开追悼会，不能有花圈和挽联，也不让亲友来相送。但作为女儿的我总不能看着她就这么孤孤单单地上路啊！于是，我订作了一只像蛋糕那么大的小花圈，我胸中涌动着万语千言，思之再三，最后，在花圈的缎带上我只简单地写下两行字：

你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

你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这只小小的花圈，连同我女儿放进姥姥口袋里的一张全家合影，陪同母亲一齐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匆匆写下的这两行字，却无意中流传开来，被作为“祭母文”而在网上广为传播，并被收入到了各种版本的“墓志铭”中。

时至今日，我对我这两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没有用伟大、杰出、卓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母亲，是因为我深知母亲晚年刻意追求的是平凡，所以我只用“女人”和“母亲”来定位她。

作为女人的母亲

作为女人的母亲，她家境富裕，在上世纪20年代就先后上过教会学校和女子师范。她天资聪慧，长的也漂亮，她本该有一个在当时来说人人羡慕的女人的一生。但她偏偏舍弃了这一切，从15岁起就选择了一条充满血雨腥风、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之路，70余年始终实践着入党时的誓言，与党共同经历了苦难与辉煌！为此她牺牲了两位革命伴侣，忍痛割舍三个儿子，就是我也差点被送了人。她天天面临死亡的威

胁，却还要经受误解、委屈，和无端伤害，并数次受到不公正处分，但她无怨无悔。她将青春年华完全地彻底地奉献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事业。

解放后，已是人到中年的母亲仍没有选择家庭和安逸，身为广州分管工业的书记，她在西村电厂的工人宿舍区安了自己的家，将一直支持她干革命的外婆接来以尽孝道。但是她却没有给我和我父亲一个家，她只是周六才会回来看我们一眼。童年时代的我只享受到父爱，渴望母爱居然是种奢望。

“文革”中，她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劳动。当中国大地终于走出十年动乱的阴霾后，1978年，她以67岁高龄出任中组部副部长，并成为唯一的中顾委女委员。她以极大的责任感和极强的党性，协助时任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处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和干部的重新分配，以及对后备干部的选拔，一直到71岁才退休，她为党整整奋斗了70年。她说：“只要为了党的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我对我的选择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一个女性，为了忠实于信仰，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追随自己的组织，就这样度过了一生，这难道不是“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吗？

母爱的平凡与伟大

为什么我说她“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呢？在这一点上我有时会困惑，因为我原以为如母亲这样一个职业女革命者、一位领导干部、一位党性和原则性极强的人、一个不屑于当贤妻良母的女性，当她不再轰轰烈烈时，她的生命也就枯萎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只要没有工作可干，她立即就会回归成一个普通女人。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父亲被“打倒”后，与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母亲此时却平静地对父亲说，“从今天起我就陪着



1961年在广州珠海，毛泽东与陶铸（左一）、曾志（中）夫妇合影

你哪儿也不去了，我再也不与你吵了。”父亲得绝症后，他俩更是相依为命，母亲为父亲洗衣，洗澡，甚至抠大便……尽心尽意地照顾他，履行了一个普通妻子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所以父亲才会在《赠曾志》一诗中，写下“感君情厚逼云端”的深情诗句来。

从1982年她退休直到1998年去世，这十几年她将自己完全变成一名家庭主妇，将她以往亏欠儿女的爱，想方设法地弥补到她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她尽心尽意地照顾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幸福温馨的家。

我一个朋友，在井冈山母亲长眠的那块石头前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我的妈妈把全部的爱给了我们，我们很满足。可您的母亲属于中国革命，她无法做到给你母爱，您会不会感到委屈？”

“原以为，您会告诉我，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但没想到，您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前三十年给了革命，中间的岁月给了事业，但晚年，她把全部的爱给了家人。”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把大哥、

二哥（曾志与夏明震、蔡协民两位烈士所生的遗孤。编者注）和我叫到病榻边，第一次向儿子们流露内心的情感，她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还只是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艰苦，没有办法养孩子，我请你们原谅！”

我一直在想，经历了那么残酷的大半生，会让一个人的心变得钢铁般坚硬，母亲本该如此，但我错了！在她那钢铁盔甲之下，包裹的是一颗善良、单纯的心，还有点天真，这多么难得啊！

母亲不仅视平凡如甘饴，而且她坚守朴素廉洁甚至是清贫的生活。在一个已进入物质至上、崇尚消费的时代里，中纪委常常会因为一个官员的消费与收入不符而大费周章，但我母亲则是另一极上的消费与收入不符——她是正部级待遇，工资不低，但我家的伙食不是一般的差；在我们已开始用资生堂、欧莱雅、玉兰油等化妆品时，母亲仍在用“蛤喇油”；当人人都在讲究面料时，



1958年，陶铸、曾志、陶斯亮（中）摄于庐山

她里外穿的都是“的确凉”，她为了给中组部省钱坚持不乘头等舱，甚至为了区区200元而去搭乘“联航”的飞机；人们会从贪官的保险柜里发现上百万的现金，而我从母亲保险柜里找出的是80多只信封，每只都装着她省下的工资，她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这些钱的清白。她让我将这些钱一部份上交给了中组部老干局，一部份给了家乡的希望小学。在她弥留之际，我给她擦身子，握着她那本该纤细，如今却因干家务而变得粗糙的一双手，不禁悲从中来，妈妈啊！你太苦了自己了！

革命、事业、家庭，这是母亲的排列，革命战士、党的各级领导，妻子、母亲、姥姥、奶奶、太奶奶……所有这些角色她都扮演得非常成功。对她晚年女性角色的回归与付出，我和我的哥哥以及全家老小都心领神会了，儿女们知道，母亲给予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所能给予的，为此我们更加爱她！更加感激她给我们每一个人竭尽所能的爱！

永远绽放的坦然笑靥

我常想，是什么让母亲能够做到始终如一呢？她在现今社会中近乎悲壮的坚持是为了什么呢？我想我找到了答案：一是母亲信仰的是真理，她很单纯地认为入党不是为当官而是干革命，当

官不是谋私利而是为人民服务。她一生唯一看重的就是“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对她而言，这不仅仅是个称呼、是块招牌，她是以此四字立身、立德、立言、立行的。“我是共产党员”，是她一生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正

因为她把自己只当作一名共产党员，所以当她想退下后，就很自觉很自然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百姓而不谋取任何特权。她能做到头天拿到退休通知，第二天就拿个布袋去早市买菜。

再就是她常常说的“我是一个幸存者”。的确，她有着深深的“幸存者情结”，她总是会想：她的那么多好同志，好朋友，还有所爱的人，都倒在了血泊里，她却三番几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幸运地活了下来。她不能忘也不敢忘那些曾与她休戚与共的老百姓。与那些年轻的捐躯者相比，她觉得自己已经得到

的太多太多，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都是罪过。因此母亲对功名利禄看得既淡泊又透彻。我认为，我们的革命老前辈们，都有这样的“幸存者情结”，这其实就是列宁说的那句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因为忘却，就意味着背叛！”从硝烟战火中走过来的我们的父辈是不会忘却的，因而他们不会变质也绝不背叛。我想起国防大学一位教授有句话说得好：真正的英雄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一批只知奉献却不索取的真英雄！

最后，我想用一个“80后”小女孩的话做结尾，“读曾志奶奶，让我惊讶的，不是她坎坷的人生经历，而是她的毫无怨言；让我羡慕的，不是她拥有信仰，而是坚守信仰；让我敬佩的，不是她一生的卓越贡献，而是她对得失的淡然；让我心疼的，不是她命运多舛，而是她对无论怎样的残酷，都能绽放的坦然笑靥。”

这是朝阳对落日的礼赞，我很感动。孩子们会拥有别样的人生，但相信崇高，应该是一致的追求！

责任编辑 刘之昆



1998年4月4日，曾志与女儿、外孙、外孙女的最后合影